支流

013201704

溫雪薇〈花式數羊〉
蘇麗儀〈大城小事〉
陳欣燕〈聾耳舅〉
杜曼枝〈去一個喪禮〉
靡木〈房間與樹〉
何圳偉〈大番薯〉
葉芷瀅〈瘋子〉

浸大文學創作

中語文心 浸會大學語文中心出版

Hong Kong Literature Promotion Platform 香港文學推廣平台

投稿可以寄到《支流》tributaries.bu@gmail.com，作品如獲刊登，我們會通知投稿人；稿件不合適的話，不會通知。希望大家體諒我們人手不足。 投稿者須附上：（一）真實姓名和筆名(如有）（二）就讀 / 就職浸大的學系和年份（三）職員 / 學生證號碼，現時職業（四）手提電話號碼（五）電郵地址（六）郵寄地址
希望各位同學、校友踴躍支持《支流》。

出版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 **編輯** 麥樹堅、余龍傑 / P160500 Designed & Produced by HKBU Printing Section-CTP-JL

花式數羊

溫雪薇 中國語言文學系 三年級

還沒睡？來數羊吧
一隻羊 三十隻羊
三十一 隻羊 三十二隻羊
三十三隻羊 三十六隻羊
三十七隻羊 三十九隻羊
四十隻羊 六隻羊
七隻羊？ 十隻羊
十一隻羊 ……
悶了嗎？來數雞
一隻大公雞 兩隻肯德雞
三隻足球雞 四隻歌雞
五隻二頭雞 六隻放蕩不雞
七隻刺雞 ……
睡了嗎？我自己數
一人在內地
二人分床睡
三人在香港
四人異地居
五人要加上重男輕女的奶奶
六人要加上沒事做的傭人
七人要加上還沒出生的
哥哥
還沒睡。心中有數
三十嫁人
三十二懷孕
三十六大女兒出生
三十九小女兒出生
六歲大女兒走了
十歲小女兒走了
只剩下兒子了

大城小事

蘇麗儀 人文及創作系（創意及專業寫作課程）三年級

寶蓮勞碌了一整天，都沒注意到時鐘的擺針，早已把白天的艷陽，滴答滴答的，搖晃到地球的另一端。忙東忙西後，她沒跑去洗澡，而是在主人房門前踢下了竹墊拖鞋，躺到床上去，撿起了丈夫隨手放在床頭櫃上的平板電腦。刺眼眩目的藍光，像顆握在手上的燈球，瞬間照亮了半道房間，她的腰背隨即劇烈的顫動，無聲抗議着那教人扎眼的電源；兩手的關節，也武裝似的，「霍霍霍」一條條曲折凸起，她活動了一下手掌的筋骨，才想起今早忘了買藥膏。

星期天的早上，寶蓮調過鬧鐘，七點多便起床了，但她並不是要去上教會。竹簾外的陽光，和原先酣睡在旁的丈夫，都比她更早醒過來。因此，當她打開衣櫥拿更換的衣物，甚至在浴缸裡刷拭佝僂的身軀時，也沒打擾到誰，屋子彷彿仍棲息在夢鄉裡頭，不為蓮蓬頭的沖擊所驚醒，只有洗澡水和猛烈的咳嗽，在二樓迴盪着。

洗過澡，寶蓮頂着一頭濕漉漉的短髮，走到地下的廚房去。她徒手翻了翻專放穀物的木盒子，沒發現甚麼，便拿起桌上一袋十二個裝的牛角麵包，從袋子中掏出一個，塞進口中。她微微皺起了雙眉，有點艱辛的咀嚼着，她不太喜歡這般油膩的西式點心，不過早餐吃得飽便可。

她丈夫此刻正穿着一件泛黃的白汗衫，窩在對面的書房裡，桌上擱着一杯熱咖啡。他一臉的聚精會神，瀏覽着雅虎香港新聞網頁，老花眼鏡低垂在鼻樑上，嘴巴不自覺的稍稍張開，看起來有點兒滑稽可笑。寶蓮瞧瞧牆上的木製掛鐘：早上八點多，見尚有餘裕，她便為自己泡了一杯鐵觀音，開始在屋內四處穿梭：先收回在後園架子上曬晾的衣服、替小盆栽澆澆水、掃掃地上的枝葉和昆蟲的屍首，然後又返回廚房，檢查起冰箱的內容，抓起桌上的便條紙，把在腦中擬定好的菜式一一抄寫下來。

這時，丈夫摸着渾圓的肚子，慵懶的從書房走出來，把咖啡杯撂在洗滌槽裡時問：「今晚吃甚麼？披薩外帶？」

「今晚子女會回來吃飯，打算煮幾道菜。」寶蓮凝視着便條紙，沒抬頭應道。

丈夫沒精打采的「喔」了一聲，便回到書房裡面去，戴上耳機，練起西班牙語來。

中午臨出門前，寶蓮清潔了三家洗手間的馬桶和洗手盆，洗好兩隻杯子，抹乾淨雙手才捨得推門而出。她在門前的草坪啟動了灑水器後，又倚着門框大聲嚷道：「十五分鐘後記得關掉灑水器！」

待屋內傳來一陣和應的支吾，寶蓮才發動車子，駛出了 Dawn Place 的大街小巷。

一望無際的藍天，敞開了寬大的膀臂，慷慨懷抱起，每張迎面而來的面孔；薄雲飄浮在零星的屋簷上；無休止的綠意和繁花，則在盛夏中隨風搖曳着，奏起恬靜的音符。這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星期天。

寶蓮駛上高速公路時，隨意扭動了一下播放器的音量，加拿大中文電台迅即放送出節目〈大城小事〉，盧業瑂正暢談着定居溫哥華的生活點滴，駛到列治文城的時候，她剛好聊到和朋友到首都 Victoria 遊玩的趣聞。寶蓮下了車，挽起手提包，向超市 2000 走去。

她停駐在魚檔前，向魚販叫喊着：「今天的鯽魚如何？」

「今天的鯽魚好啊！都賣去幾條了！」掛着黑色膠圍裙的中年男人粗聲應道。

「給我這一條。」寶蓮指着缸裡其中一條鯽魚。

魚販用網子撈起鯽魚，朝寶蓮喚了一句：「十一塊六毛半！」，寶蓮才點點頭，轉身沒入蔬菜堆去。今天超市 2000 買進的菜苗，賣相都不太討好，全都瘦小枯黃。寶蓮便折返到魚檔，接過那袋經已去鱗、去內臟的鯽魚，提到櫃檯付款。

寶蓮把置着鯽魚的紅色膠袋，安放在後尾箱的保溫桶內，把車駛到隔壁街八佰伴中心去。

大阪超級市場比超市 2000 熱鬧多了，到處都是攜着大包小包的家庭，小孩子推着小型手推車，奔在父母跟前，在貨架之間「嗖嗖嗖」地快速行駛，比賽誰能往自己的車子掃入更多的糖果薯片。

寶蓮把一包尚算肥碩翠綠的白菜，放到手提籃內，又走到醬料區，取下了李錦記的醬油、燒烤醬和海鮮醬。

付款後，她在超市門口複習了一次購物清單，確定沒有任何遺漏後，有點兒口渴的她，便到對面的台式飲品店，點了一杯柑桔檸檬少甜少冰。排隊等候的人有點多，腳跟站得痠軟，她那杯柑桔檸檬才被端出。這裡的人仍然很喜歡喝波霸奶茶。

前往取車的路上，寶蓮差點踩上一隻黑白色的羅秦犬，牠被縛在電燈柱上，淚眼汪汪的等候着主人。寶蓮與牠四目交投，一臉憐惜，良久才徐徐地走到車子旁，安頓好一切，發動引擎，啟程返回 Delta 去。

從列治文城往返 Delta，不消十五分鐘的車程。〈大城小事〉早已結束，緊接播放的是中文金曲龍虎榜，寶蓮卻沒多花心思於節目上。她整副心神都被方才那隻黑白色的羅秦犬牽扯着，牠不特別可愛，樣子憨頭憨腦的，但牠與大耳朵長得很相似。大耳朵是寶蓮家養的狗，三十多年前，初到溫哥華卑詩省的時候，女兒每次經過寵物店，都會瞪大雙眼，比手劃腳的逗着櫥窗裡的那隻黑白色的羅秦犬。那年春天，剛升上中學的女兒，一直討着要買下牠，寶蓮說不過她，亦不忍心漠視她那可憐兮兮的嬌嗲，便順她意思，把羅秦犬接了回家。牠有一對長耳朵，兩撮麻花辮子般，沿頭顱兩側垂下，女兒便給牠起名「大耳朵」。她總愛抱着大耳朵滿屋子走，為牠披上不同的服飾裝扮，向牠傾訴學校裡，每件教她歡笑、教她氣憤的事；而大耳朵則似個呆板的小伙子，被女兒任意擺佈着，都不懂反抗。

女兒大學畢業後，獨自搬到外面住，換過幾份工作，在英國生活過一段時間，後來又回來，跟哥哥合租公寓。幾年前大耳朵去世，她拚了命的趕到動物醫院，蹲在牠面前，哭得死去活來。

寶蓮將車子停泊在路邊，門前的灑水器依然哇啦哇啦的綻放着透明的水花，濺得草地一片濕潤，散發出濃烈的芳草味，冒起一抹淺薄的彩虹。寶蓮不慌不忙的把灑水器關掉，挽着餸菜袋子走進屋內。

剛入門，丈夫睡眼惺忪的問她：「今晚吃甚麼？」

寶蓮擺好餸菜：「今晚子女回來吃飯，買了菜。」垃圾箱旁邊擱着一個披薩外帶盒。

丈夫聽後，沒多說甚麼，緩緩走入書房，寶蓮無暇顧及他，開始為晚餐作準備。

晚上七點半左右，一對子女和女兒的未婚夫踏進了玄關，章魚節瓜湯滾得火候正合。眾人在長桌上享用晚餐，燒排骨煎得兩面焦香、醬汁滿溢；小白菜簡單的和着蒜泥薑末炒；鯽魚的肉質微腥、軟硬適中。三位年青人聊得正起，寶蓮便站起來替他們盛湯、夾菜、添飯。

飯後，寶蓮靠在流理台前清洗油膩的碗筷，再投進洗碗機內瀝水。她切了水果，把盆子端到客廳的茶几上。丈夫早就不見人影，三位年青人正坐在沙發上，收看着英國一個才藝表演節目，神情投入，不時用英語發出「哇」、「我的天」、「我不敢相信」、「她怎做到」等讚嘆的語句。

三人快要離開時，寶蓮把飯盒放入保溫袋內，遞到兒子的手中：「記得多吃點菜！」

兒子看着手機屏幕、「嗯」的一聲含混了過去。

晚上十時多，寶蓮為他們開門，送他們上車。女兒坐在副駕駛座上，繫好安全帶後，轉頭向寶蓮的方向用力揮手，無名指上的鑽戒，跟她臉上的笑容一樣燦爛。

返入屋內，寶蓮又忙碌起來，一時握起抹布，整理飾品玻璃櫃和冰箱，時而跑到車房去，收拾工具箱和鞋櫃，後來又滑起手機來，查閱着親戚群組的訊息：住在香港的弟弟跟弟婦，剛帶同一對年幼的子女到桂林旅遊，寶蓮看着他們一家撐木筏的照片，容顏裡充滿了和煦的笑意，眼尾都摺成了幾道小分支流，或許連寶蓮自己也沒察覺。直至把髒衣服都丟到洗衣機裡去，寶蓮才把電視關掉，走上二樓去。

主人房傳來陣陣的呼嚕聲，顯然丈夫早已入眠。寶蓮脫下了拖鞋，躺到床上去，撿起了丈夫隨手放在床頭櫃上的平板電腦，進入了一個盜版線上收看電視劇的程式頁面，播放起那齣她一直都在追看的八點檔處境劇。劇中的男、女角色在辦公室中打打鬧鬧，製造很多因誤會而產生的無聊笑話，夜闌人靜間，寶蓮每每看到這有趣可笑的一幕，都會跟着竊笑起來，但又立刻下意識的摀住嘴巴，忍着不擠出一點聲音來。

聾耳舅

陳欣燕 中國語言文學系 四年級

對舅舅的印象從我六歲時才開始。他是個典型的農民，一直靠勞力苦苦維持生活。每星期帶上沉甸甸而且開始生銹的鋤頭，在不知哪個山頭砍伐對於人體有益的山草藥，然後於髒亂毫無規章的市場的一角，鋪上一塊大大顯然已經用了很久開始發黃的帆布，整整齊齊地排列各種我叫不上名字的綠油油草藥。舅舅每天早上六點多便開始擺攤子，直至傍晚黃昏的夕陽洋洋灑灑照在他黑黃並滿是深深的皺紋，如被貨車碾過黃泥土地的臉，才弓著腰把一束束捆好的藥材放回紅白尼龍袋中。他的影子斜斜地映在市場濕漉漉的水泥地上，吃力地提起袋子，走回一公里外的用瓦片紅泥磚堆砌起的家。

那時候的我，心裡會有些怨恨舅舅，因為媽媽經常都要去攤子幫他一併賣草藥，忽略了我們三姐弟。例如一起床時媽媽便已經離開家，我們要走好一大段路回校；假如媽媽用摩托車載我們，至少還能多睡二十分鐘呢！可是，我又不敢埋怨舅舅太久，因為我知道他是半個聾子。聽媽媽說過，舅舅小時候聽力很正常，只因為發了一場高燒，並且在他們貧窮家庭的無能為力之下，舅舅的世界才從此安靜了一半。

由於舅舅的耳朵只能依稀聽見一些聲音，經常搞亂那些來買草藥的人的要求。付錢的人永遠是沒甚麼耐性，反正旁邊還有五官運作正常的人也同樣在賣草藥，要是我也會去光顧旁邊攤子。舅舅賺的都是很碎的錢，一塊兩塊的紙幣硬幣裝在權充收銀機的紅色塑膠袋裡。這是維持他和表哥生命的塑膠袋，可是裡面的錢卻經常不足以供應他們每天一共的六餐。於是媽媽便義務地連續和舅舅一起賣草藥足足有五年。

小時候的我總覺得舅舅長的像西遊記裡的牛魔王，一頭亂糟糟像被雷劈過的頭髮和比平常人大一點的眼睛和鼻孔；因為聲音對他而言是被稀薄了的，所以他的說話同樣是吼出來。舅舅有時候來到我家，也會逗我說話：「吃了飯沒有？」「吃了。」「吃了。」「吃了！」對話總是很快結束，因為我總沒有耐性把同一番話說三遍，留下舅舅獨自蹲坐在陽臺的矮凳上。有時他會繼續喃喃自語，也不理會有沒有人聽；但更多時是沉默不語地抽最廉價的紅雙喜。舅舅長的像牛，脾氣也像一頭牛，經常惹身邊的人生氣。我經常都能看見媽媽滿臉通紅怒氣衝衝回家，指手畫腳地大聲咒罵舅舅：「你的聾耳舅，一點良心也沒有，我再也不幫他賣草藥，看他還能掙多少……」又如「我曾經在他紅色膠袋裡拿走一個一元硬幣去買早餐，被他狠狠罵了一頓，我們兩個還打起架來。」多年後的聚會中，我們談及舅舅，表哥和我們分享：「那時候我恨死他了，一直在想自己怎麼會有這樣的父親，連一塊錢也不願意給自己兒子。」可是表哥說的時候卻平靜如水。「不過現在他去世了，對他也恨不起來了。」

舅舅很愛女人，常常聽他說要找老婆。但就如牛頓定律而言，蘋果一定會因地心引力而向下跌，他的婚姻一定是不愉快的。第一任妻子在表哥出世後沒多久便離開了陰暗的家，留下一個粗糙如砂紙的男人抱著哇哇大哭的嬰孩，手足無措地對未來發出蒼涼的疑問。幸運的是日子緊繃繃地過去，表哥如報紙小說上的勵志人物，努力讀書，考上大學。日子開始寬鬆時，舅舅讓媒婆替他物色適合的人選。終於在半年後，他從外省帶來了一個女人。四十多歲，離異，育有一對兒女，都已長大成人。家族裡的人全部大力反對，說舅舅五十多歲人還搞這些年輕人的東西，又或者說這個女人一定有企圖不然怎麼會嫁給看起來毫無優點的舅舅。當然，固執如牛的舅舅沒有理會大家的意見。印象中，剛組織新家庭的舅舅心情對比以往是頗為喜悅，常常笑得燦爛，大大地咧著一排因長期吸煙而變黑卻依然整齊的牙齒。直至某天，他新妻子的女兒以我表姐的名義暫借住在我家數天，離開時，媽媽發現抽屜裡幾隻藏好的金戒指不見了。這是我最後聽到與舅舅有關的消息了，因為後來他搬回了五十年前出走的家鄉，而我們一家也被搬來了香港。

當時我已升上初中，表哥還有好幾個月便要結婚的某一個傍晚，媽媽收到一通來自家鄉的來電，倏地傳來撕心裂肺的哭聲。以前也不是沒見過媽媽哭，通常都是因為生氣過度，皺著通紅的臉，默默地流淚。可是卻從沒看過她哭得如此淒涼。已是四十多歲、三個孩子的母親的她，嚎哭得如個不懂承受悲傷的小孩，挨在我和姐姐的雙層床的梯子旁，可能是對電話，亦可能是對自己絕望地喊道：「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媽媽哭得喘不過氣，用力地拍打自己的胸口「哥怎麼會死了！」

後來我才想起，那是這麼多年來，我第一次聽見媽媽喊舅舅為「哥」。

去一個喪禮

杜曼枝 英國語言文學系 二〇一三——二〇一六

天快黑去花店買花圈的時候，
老闆問，要甚麼價錢的？
幾年前了，現在沒有二百蚊的，
至少要三百五十。
附近有櫃員機嗎？

是哪一家的？
先人叫甚麼名字？
姓張的，不知道她先生姓張還是她姓張，
她新抱姓余，她孫子姓張。
是男的女的？
女的。
姓張的只有這一位，但是男的。你確定是在萬國？
是在萬國的。
那今天只有這位張先生，503 號房。
啊，對了，我有房號的，是 305。
305……那是余張女士啊。那她先生姓余。
啊，那麼余女士不是她媳婦，是她女兒。

花牌抬頭寫伯母還是甚麼？
寫老師吧，她是我老師。但是另一合送人是她同事。
那是同事，還是寫伯母吧？
伯母是家人的意思嗎？ 寫伯母她可能不知道我們是誰……

房間與樹

靡木
人文及創作系（創意及專業寫作課程）三年級

偷偷進入房間
留下天空的碎片
而人們以心臟割裂的張力
如常告別千瘡百孔的夏天
遺忘種子已被撒落多年

碎片繼續盤據房間
尋找生長的色調以及水珠
緩緩匍匐於書桌上一罐可樂
輕微碰撞、聚合、分開
而嫩苗練習追趕

無法相信生活正咀嚼月亮
吞下孤獨的喧囂好比路燈永不熄滅
銀光日漸黯淡，終於澆滿房間
照醒蟄伏書架的愛情
自莎岡和辛波絲卡溢出
滋潤地板下尚未長成的根莖

牆壁開始攀爬清涼的裂紋
樹幹步步為營逐點延綿
在拉扯間建構了時間的褐繭
試圖抵禦雪櫃沉默的襲擊

慾望在黎明一場雨中撐開來
藉膜拜姿勢散發泥土的原始
百葉簾拉起，窗子推開
青綠眼淚再度縫合天空的缺口
一封又一封信等待成熟

所有夢都是彩色除了房間的你
所有樹林都有夢，除了樹

瘋子

葉芷瀅
中國研究課程（歷史專修）四年級

在大學的四年裡，不同人有不同的方法度過這幾年的時光。有些人選擇終日泡在宿舍，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與課堂隔絕；有些人選擇積極參與學會活動，誓要把自己搞得忙到喘不過氣；有些人選擇平平凡凡地在系內當一個不起眼的同學，美其名與世隔絕，實際上是隔岸觀火。我大概是那種隔岸觀火、閒時與朋友討論一下校園周邊八卦的人。在我的年級裡，倒是有一個話題人物陳鎧，與其說他常常成為全班焦點，不如說在學校裡無人不知他的存在。直至現在我們都已經畢業數年，我對他的一舉一動還是非常深刻。

知道他名字叫陳鎧的人並不多，因為大多數人都以「瘋子」稱呼他。事實上，陳鎧的樣子並不瘋，他的外貌長得頗為秀氣，有著一張光潔白皙的臉龐，深邃有神的雙目，並且擁有頗受女生羨慕的又深又寬的外雙眼皮。除了鼻樑不算十分高挺，五官湊在一起也足夠被人稱為美男孩。

要說他哪裡瘋，大概是他的衣著實在奇特。他在學校裡會有兩種穿著，時而男裝，時而女裝。穿著女裝時，他頭戴淺棕色的直長假髮，常常穿著純白的寬袖雪紡襯衣，下身配以一條高腰大擺A字長裙，再襯上一對圓頭平跟馬丁皮鞋。大概陳鎧的身軀本來就不算魁梧奇偉，若從背面看，實在覺得是一位衣著品味不錯的女生。可是當你仔細留意妝容下的臉孔，仍然會得悉「她」是男生。然而，陳鎧有時候卻會以男裝示人，摘下假髮後是一頭用髮膠梳理得整齊有型的髮型，穿上一件簡潔的單色T恤及一條棉麻的修身小腳褲，加上一對純黑色的Nike運動鞋，任誰也不能把這身裝扮的陳鎧連繫到女裝時的他。

不少人認為他病得不輕，紛紛猜測他是不是人格分裂，身體內同時有男性和女性的人格出現，亦有人認為他是噁心的易服癖，享受把自己打扮成女性。久而久之，不少人在茶餘飯後談論是非八卦的同學都稱他為瘋子。在四年裡，每次看見陳鎧，無論是男裝還是女裝的他，總是獨來獨往，眼底裡看不出有任何起伏的情緒，看來是並不介意他人投射在他身上的怪異目光。

每逢主修課時，所有人像是對陳鎧有所忌諱，除了他身旁的位置永遠空著，也沒有人願意在導修的報告中與他一組。每次都是老師把陳鎧湊到不夠人的一組當中。被分到和陳鎧一組的同學，總是會小聲嘟囔出幾句髒話，他們顯然是在極不情願的情況下與他一組。分組完成後，其他同學便會隨之拍掌起哄，歡呼聲響遍課室，暗地裡盡是慶幸自己不用與瘋子共事。

到了報告的那天，陳鎧通常都打扮成女裝，聲線亦會換為帶點突兀的女聲。雖然他的聲音本來就不算太低沈，但大家多少仍然會先入為主地認為他模仿出來的女聲並不討好。到了他的匯報部份少不免會令同學們在竊竊私語，「聲線真噁心啊。」、「就算提高聲調也能聽出是男生」等種種討論隨著陳鎧的匯報出現。但他仍然是帶著自信匯報，絲毫不盯那些談論他的人一眼。

即使陳鎧往往成為眾人口中的八卦對象，但他並不寡言。他常常在課堂上提出問題與老師討論，遇上他不太認同的觀點時，他定必會與老師理論，是一個積極敢言的學生。只不過他會因應當天的服裝轉換男女聲線，可是每逢他利用女生聲線說話時，課室裡都會出現不少竊笑聲，繼續暗中譏笑這位瘋子的語調。當年的我也是在或明或暗中談論和取笑陳鎧的人，現在回想起來，當年的陳鎧究竟獨自背上多少壓力。

我的人生是理所當然和陳鎧沒有交集的，他之所以在我的腦海中那般深刻，大概是我親眼目擊了他失控的一幕。

放學遇上人多的時候，我總會抄小路到學校附近的港鐵站，避開放學的人群。那條小路被高樓蓋頂，光線不足而且很是僻靜，所以並不是太多人會選擇走這條路。就在一個如常放學的傍晚，我靠著小路微弱的光線似乎看見不遠處有一個熟悉的女生身影與幾個體態健碩的男人推撞，仔細一看那個「女孩」正是陳鎧。膽小怕事的我，只知道躲在小路的雜物旁。

「你這娘炮還穿女生衣服，不嫌噁心嗎？」

「你是變態的易服癖還是該死的同性戀啊？」

「你認為你穿上裙子就是女生嗎？你只是一個噁心的娘娘腔！」

那幾個大漢你一言我一語地侮辱著陳鎧，在雜物的隙縫中，我看到陳鎧使盡全力緊握的拳頭，像是包含著無數忍耐多時的怒火，奮力擲向這班大漢當中。他顯然不是這幾個男人的對手，很快地便被這班人制服，他們除了對陳鎧施以拳打腳踢，還粗暴地把他的雪紡上衣撕破。

在慌張之下我急忙報警，後來我並沒有出現在陳鎧面前，只是默默離開，也許他並不想讓人看見他的窘態。

自此之後，我再沒有取笑過陳鎧。

過了幾天，陳鎧如常穿著女裝上課，我隱約還能看到他臉上遮瑕膏底下的瘀痕，但他還是一如既往地獨來獨往，遇上感興趣的問題仍然是用他的女聲與教授在課上討論，依舊無視一切譏笑謾罵。

唯一不同的，是他現在完全以女裝出現在學校裡。

「可能是女性的人格已經完全佔據他的身體了。」

「也許是他終於決定要完全易服，穿著女裝生活。」

陳鎧的改變自然引起同學的討論，大家都在猜測陳鎧行為改變的原因，不變的是大家仍然認為他的一舉一動是瘋子所為。

自從看見陳鎧被襲擊那天後，我一直想找機會與他說話。但是不知道是礙於他的女裝打扮令我有點卻步，還是他那自成一國的氣場過於強烈，我總是邁不出第一步。日子並沒有因為陳鎧改變習慣而有所變化，他仍然是被人稱作瘋子，仍然是把別人對自己的冷嘲熱諷全數吞下肚子，把情緒收得穩穩妥妥，那天情緒失控的陳鎧似乎根本未曾出現在我的記憶中。

和陳鎧第一次說話，是學期末的考試天。那天到達學校還早，考場前只有零丁幾個人和我一樣早到，正在複習筆記。當我站在一角溫習時，在我對面的陳鎧正徐徐地走過來。

「謝謝你那天報了警。」考試那天，他穿了一條牛仔連衣長裙，比一般女孩稍高的他能輕鬆駕馭累贅的連衣長裙。唯一不同的，他是以男人的聲音對我說話。

準確點來說，只有陳鎧對我說話，愣在原地的我還沒來得及反應接話。

畢業後，我自然沒有與陳鎧聯絡，這個瘋子亦隨之被大家忙碌的生活淡忘。偶爾在大學同學的聚會上會談論一下他的往事，但大家也是一笑置之。這個被喻為瘋子的男生也逐漸成為後來大學校園裡以訛傳訛的舊事。

我再次看見陳鎧，是在一個電視訪談節目裡。他身穿燙得筆直的黑色正裝，與他的妻子在一起，代表跨性別同盟接受訪問。他挺直了身軀，臉上像從前一樣流露出自信的風采，正在解釋他從前在大學裡做的跨性別實驗。

校園裡依舊流傳著瘋子的傳說。

大番薯

何圳偉
翻譯學　四年級

大番薯為著名香港漫畫《老夫子》內的人物，他身材矮肥，有著肥腫而大的頭，頭上只有三根頭髮，性格樂天，但好吃懶做，時常弄出很多笑料。我有一位中學同學長得酷似這漫畫角色，同學都稱呼他為大番薯，這綽號與他原來的名字睿勤極不相襯。

睿勤的外型在整個中學時期好像沒有改變過，也許只是由於我初時沒有特別注意他。他身高約一六零公分，有著又圓又寬的臉，臉上總是架著一副幼絲眼鏡，看起來不太聰明。睿勤的頭髮比大番薯多，可是他總是留著軍裝頭，頭髮長度從來不會超過兩公分。我曾經跟朋友討論睿勤的髮型，我們最後都同意這髮型最適合臉部寬圓的睿勤。睿勤的校服西褲總是拉到肚臍上的位置，白色短袖襯衫總被他完全塞進西褲內，構成完美的七三比例。有次母親看到睿勤，事後笑著對我說：「你的同學看起來很像樓下庇護工場的工友。」我那時候大笑起來，對母親說同學都叫他大番薯，母親聽到後笑得按著肚子，她認為這綽號極適合睿勤。

睿勤在中四時因為一件事在校內無人不曉。那天我在飯堂吃午飯，發現同學的目光都放在操場上。側頭一看，我見到睿勤站在操場正中，向著三樓的教員室舉起中指。他低頭盯著自己破舊的皮鞋，左手舉著中指，右手則不斷掐著早己弄皺的西褲。儘管正值冬天，睿勤卻滿頭大汗，猶如在炎夏跑完馬拉松的選手。各樓層的走廊擠滿的同學，他們就像在觀賞一隻尾巴長在頭上的猴子。大概十五分鐘後，兩名訓導主任快步走到操場粗暴拉走睿勤。快要放學時，睿勤才低頭走回課室，他的臉上除了有兩道乾掉的淚痕，還有個十分清晰的掌印。有位同學在座位大聲說：「大番薯，你剛剛在操場表現後，被老師賞了個巴掌？」班上的同學聽後哄堂大笑，睿勤滿臉通紅，一言不發走回座位。

這成為了往後一個月同學茶餘飯後的話題。據說睿勤在洗手間洗手時不小心將水灑到兩位頑皮的同學身上，他們拿此威脅睿勤，要他在操場向教員室舉中指。最後訓導主任沒有重罰睿勤，只是通知了睿勤的母親，希望當面將事情告訴她。他母親趕到學校後，二話不說在老師面前狠狠打了睿勤兩巴掌，將一名經驗較淺的訓導主任嚇得尖叫了一聲。

其實睿勤一向是老師眼中的問題學生。上課時，睿勤每隔數分鐘便會使勁地拍打桌子，甚至拍打自己的頭，這個情況在數學課時特別嚴重。睿勤坐在我斜前方的座位，我有時發白日夢會被他嚇一大跳，對他的行為感到極度煩厭。在中五學期初，陳老師要我們在堂上做練習，當其他同學在努力地運算題目，睿勤每隔數秒便拍打自己的頭一次，彷彿那是仇人的頭。他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留意到他的鉛筆放在桌子上，他眉頭深鎖，死死盯著自己的數學書。陳老師走到睿勤前問：「你為甚麼偷懶？」睿勤使勁地拍打了自己一下後回答：「我……我沒有……」陳老師接著問：「那你為甚麼不做練習？」睿勤低下頭：「不會做……」陳老師顯得有點不耐煩：「你剛才沒專心聽嗎？你甚麼地方不明白？」睿勤回答：「我有，我有專心聽！」陳老師生氣了：「那你為甚麼不會做？」睿勤不會回答這個問題，嘆了一口大氣後又使勁地拍打了自己一下，繼續死死盯著自己的數學書。

經過這件事後，我開始特別注意睿勤。睿勤每次不懂得解答書上的題目，都會拍打桌子，急躁時便會開始拍自己的頭，有時還會輕輕嘆氣。他死死盯著書本，彷彿他可以用眼神解答書上的問題。陳老師漸漸明白了甚麼，加上睿勤沒有為其他同學帶來太大困擾，所以陳老師沒有再為難睿勤。正確來說，他沒有再理會睿勤，就跟其他老師一樣。其實睿勤就連寫簡單的中文字亦不時將左右反轉，連抄寫老師黑板寫的英文時亦不時寫漏生字。他每次書寫後都會認真地將寫過的字重新檢查一遍，只是他的測驗卷每次都因為錯字漏字被圈上一個個大大的紅色圓形。睿勤寫字比常人慢，每一筆每一劃都是小心翼翼地落筆，猶如一個謹慎的雕刻師傅，但他寫出來的字卻毫無規律及美感可言。每次測驗考試，睿勤比其他同學有更多的時間解答題目，有些同學不滿向老師投訴，老師輕輕回答這是學校政策。儘管這樣，睿勤的成績仍然十分差。

公開試放榜那天，學校禮堂瀰漫著一種緊張的氣氛，就連平常最愛胡鬧的同學，今天都一言不發坐在椅子上等候老師派發成績單。雖然我一向不太在意成績，但這張成績單將影響自己的一生，我的心跳也不禁有點加快。禮堂坐滿了學生，可是卻出奇地寧靜，整個禮堂的時間彷彿停頓了。除了老師說話的聲音，我只聽到急促的搭搭聲。我目光偷偷往旁邊一移，發現睿勤不斷抖動著自己的右腿。他看著近處的地板，身體往前傾又往後靠，不斷大口大口地深呼吸。時間過得很慢很慢，最後終於派發成績表了。我對取得的成績頗為滿意，畢竟自己在公開考試前半個月才開始認真讀書，這樣的成績算是不錯了。我放鬆下來，開始看看四周的同學，這時我留意到坐在禮堂一角的睿勤，他目無表情地拿著成績單，猶如一尾患上白點病、躺在魚缸底部等待死亡來臨的黑色金魚。我有點好奇，一直偷偷打量著他。他一直靜靜地坐在角落，盯住手上的成績單。大約十分鐘後，他的母親匆匆走進禮堂。她看了看他手上的成績單後，粗暴地戳著他的額頭，大聲喊道：「你這垃圾，從小學開始幾乎每天補習，成績也是這樣。這樣倒好，終於不用再浪費我的金錢了。其實我早就應該要你停學，出來做保安也總比這樣好。」由於睿勤母親說話聲量極大，幾乎整個禮堂的人的目光都放在睿勤身上，但他們看了一眼便繼續跟親友對話，老師繼續在不遠處稱讚本屆的兩名狀元：「我早說過你們能行，努力是一定有回報的，你們這個成績應該可以讀到你們想讀的物理治療及建築吧。」睿勤聽到母親的話後流出了兩行眼淚，但是臉上依然是毫無表情。他沒有回應母親的批評，只是繼續盯著自己手上的成績單。雖然睿勤身子一動也不動，但他的手在微微顫抖，這張薄薄的紙，在他手上顯得非常沉重。

升上大學的生活多姿多彩，我忙於拍拖以及舉辦宿生會活動。有次，我在餐廳與莊員聚餐，商量即將舉行的學生晚宴的細節。餐廳的冷氣冷得有點像雪房，幸好我帶了厚厚的外套。我旁邊的客人則沒有那麼幸運，他們只穿著短袖衣服。其中一名客人粗暴地跟侍應投訴：「你剛才不是說會調高冷氣溫度嗎，為甚麼仍是這麼冷，你以為我是笨蛋？」其他客人在一旁附和著。忽然，我聽到一把熟悉的聲音，「對不起……我替你跟進一下。」我扭頭一看，看到睿勤將雙手合上放到胸前，焦急地跟客人說話，他滿頭大汗，我腦海出現了他中四時站在操場的畫面。雖然睿勤換了粗框眼鏡，身穿侍應制服，但是他給我的感覺沒有甚麼不同。睿勤的黑色褲及黑色襯衣依然維持著七三的比例，彷彿只是將校服染成黑色。他仍然留著軍裝頭，只是他的頭髮明顯變得比以前稀疏。出於某種原因，我不希望讓睿勤看到自己。但是最後，睿勤將餐飲送到我們桌子時發現了我，我故作自然地說了句「嗨，睿勤。」他看了看我以及身邊的朋友後呆了半晌，禮貌地跟我打了聲招呼後繼續埋頭工作。我忽然發現，我早已不再稱呼睿勤為大番薯。

那次之後，我沒有再到這間餐廳吃飯，朋友提議到這餐廳的時候，我也會建議到另一個地方聚餐。大約一年後，我在家中寫學校論文時從新聞得知睿勤的死訊。「侍應生跳樓亡，疑因生活壓力爆煲。二十歲的陳睿勤昨日凌晨在荃灣住所墮樓身亡。其母一度衝前欲自行掀開帳篷認屍，被警員勸阻，她目睹愛兒遺體悲傷痛哭，要人攙扶安慰。她及後表示，兒子為家中獨子，自小患有讀寫障礙及亞氏保加症……」

編者的話　奈波爾與黃金路大宅

奈波爾（V.S. Naipaul，1932-）對祖母的回憶只有一段：十歲時跟隨她走過圖納普納（Tunapuna）的東大路與黃金路（el Dorado Road）。前者通往奈波爾瘸腿舅公朗吉特的破屋：在他記憶中，舅公代表病患，祖母則代表醜陋、衰老和貧窮。然而走過黃金路會找到住大宅的姨婆，她雍容華貴，是富翁的妻子。眼前的殘酷、荒誕，對孩童來說太沉重，奈波爾直言當時不敢直視。即使真相沒有撐開眼皮逼人直視，它亦瞬間留痕，植根腦海。三十多年後，奈波爾的代表作《大河灣》（1979）面世，故事圍繞放逐、流亡、疏離、身份認同及文化衝突等主題，不少人物與故事罩著他過去對家國與人世的理解。

今期《支流》的選稿應該也展示了同學對人世的種種理解。

〈瘋子〉裡陳鎧的易服傾向，今日或能轉稱為ACG的「偽娘」（ACG就是日本動畫、漫畫和電玩的縮寫）。旁人紛紛以人格分裂、同性戀、雙性人等定義陳鎧的行為，接著安心指責、排斥。然而除了外型殊異，陳鎧是不折不扣的好學生。作品衝擊「大學生明白事理」的觀念，而葉芷瀅鋪排結局用心，當讀者以為故事完了——完於陳鎧被打得傷痕纍纍，完於他完全轉為女裝示人，完於試場外以真聲道謝，真正的結局竟是一場實驗。

〈大番薯〉寫一個在主流學校、一般教育制度下一事無成的學生，但何圳偉不止於寄送憐憫。我不敢斷言作品是諷刺融合教育，不過毫無疑問，「我」、其他同學、家長和老師的行為絕對屬不支援、不體諒，當事人身心俱疲，尊嚴盡失。後來，讀得成書的「我」不再光顧那家餐廳，到底是怕觸痛舊同學的神經，抑或是迴避自己過去的黑暗？結尾有懺悔意味，不過新聞剪輯處理起來欠點純熟。

初讀溫雪薇的〈花式數羊〉，以為是個逗趣的作品，但用普通話讀方發現第二段考慮了「雞」、「機」同音；第三段數字疊加，其實編織出兩地婚姻家庭疏離的故事。第一和第四段有呼應的數字，揭示數羊數得凌亂的因由，原來是為人母親的孤寂。至於每段起句的提問，大抵是問那沒有出世的長子。

寫移民生活的作品大都以小見大，著意揭露某種不滿，像〈大城小事〉那樣以小見小的不多。蘇麗儀寫得很克制，不下判詞，她知道與其劏魚一樣將信息放在讀者眼前打鱗、清除內臟，拆解得明明白白，倒不如讓讀者體會移民生活的日常，遂展示中年婦女寶蓮的星期天。作品挑戰讀者的耐性，模仿生活的微小。

〈去一個喪禮〉是「我」和花店老闆的對話。從花牌價錢、先人姓氏到稱謂，「我」皆茫然不知，僅知道地點和房號（甚至可能記錯），反映「我」不單對殯葬的事陌生，跟先人亦不太相熟，出席喪禮的意義何在？這個問題，杜曼枝選擇用一個生活片段去表達，讀者自行解答。

〈聾耳舅〉寫上一代人的兄妹情，愛恨交纏，處理時難得具體。牛魔王似的舅父終生與身體、情感的殘缺對抗，他的孤寂非別人可以體會，即使是家人。結尾表姐偷竊、母親移居香港、表哥結婚三件事只輕描淡寫，因舅父死訊的淒冷足以蓋過憤怒與歡欣的火焰。

靡木〈房間與樹〉的文字很機智，幾乎每句都有不常見的搭配，建立詭異空間。詩中所指悄悄、緩緩、輕輕地發展的到底是甚麼呢？靠字面難以猜透，但應該與孤寂有關。

補充一下奈波爾的故事：九十年代初，他重訪千里達，有意無意再走一次黃金路：大宅破落如同廢墟，從前的住客不是離世就是移民。他說，其實舅公的破屋和姨婆的大宅僅相距三分鐘路程——若以正常步速由逸夫校園正門走到教學樓的福利合作社，也大約是三分鐘，煉獄與天國，近得令人啞口無言。

麥樹堅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二零一七年三月